

蓬蒿花

一、祖屋

朱明取出掛在腕上的鑰匙開了木箱上的鐵鎖，從箱裡取出小摺，裡面夾了好幾張簽條，上頭載明的都是一小筆一小筆賬款，現錢則零星散放在花布襯底的小筐裡。這天陰曆十五，又是祝日，珠寶婆應該會來，因此晌午大姆主持著拜過祖先，裡外撤供、擺長桌分批吃飯時，朱明就只惦記著要回房取錢，頂兩個月珠寶婆帶了一只玉鐲來，她隨意留下了，錢也沒給。

朱明住的屋子在廂房末尾，過了正午便轉暗，又離側門最近，易受打擾。

屋裏陰暗，更顯得外頭明亮，她的手認得衣箱小櫃，摸出幾塊零鈔便掖在暗袋，比起縫在衣襟底，她向來把暗袋縫在腋底塞手帕的地方，取錢時俐落。接著，就對櫥門底鑲著的穿衣鏡抵頭髮。

朱明看鏡中人穿著一身清式長夾袍，月白竹布裁成的，涼快，也能配襯胸前的玻璃珠項鍊，頭上梳光的髮髻鬅得很低很老實，自己都要認不出自己。

此時恰聽得有人從前廊經過，屏息靜聽，聽得出大嗓門的那個是竹嫂，竹嫂正在跟珠寶婆答話，本想直接出去看看，誰知倆人三言兩語的，叫朱明越聽越有意思，人聲腳步已遠，朱明卻在屋裡坐到鈴子來喚她才回神。

「明姨，珠寶婆在偏廳等妳。」鈴子真知禮，人未到門口便揚聲問。

「連鞭就來。」朱明心跳陣陣，頗有出台亮相前的緊張，但心裡越急、越要緩緩氣，於是抬手重新摸著一絲不亂的髮髻，定了定神，才跟著鈴子出去。

有個只穿背心、紮著檔褲的黑瘦男人與一個穿著青衫黑褲的憔悴女人呆立在廊下，女的單手攏著一個小女孩的肩膀，不知是想護著孩子還是想把自己藏在孩子身後。而竹嫂一張油光胖臉滿是諂媚，遠遠就朝朱明行禮。

朱明裝作對她的來意全然不知，淡淡還禮，腳步都沒停，任鈴子領路，施施然往偏廳走去，黑白分明的眼睛卻已將這一家三口打量個夠，心裡擂著小鼓。

當初她向珠寶婆啟口，說想要辦這事，暗裡多少人來探聽，甚至有很體面的人家，也來商量。但聽了她的條件，漸漸就稀落了，條件也不難，難在湊巧，朱明要的是大孩子，不要買個奶娃來捏弄，但又要頭賣的孩子，說轉賣的孩子不明不白，也不知父母來歷，莫怪拖了幾年事都不成。

「要賣九歲、十歲的親生女，一定是愛錢的，愛錢的都賣入查某間去了。」

也是緣分湊巧，朱明一見到竹嫂帶來的那家人，就知准了，不必檢戶籍書類就知道是親生女，那女兒臉蛋身形跟母親是同一個模子，只有眉眼像那作阿爸的，但不知底細如何，可聰慧否。

朱明一頭心思未息，才轉進偏廳，見珠寶婆笑吟吟起身相迎，珠寶婆梳包頭，穿一身黑，領口袖口鑲著藍、紅兩色綢布邊，頸間繫大串碧珠，朱明側著頭，先在鈴子耳邊吩咐、要她去裏間找大姆出來，接著就滿面春風地喊著珠寶婆。

「阿孀。」

只見她身姿婀娜，風捲葉子一樣，霎眼就來到珠寶婆身邊，手拉手不放開，眼看珠寶婆桌上一瓷盅細密沁出水珠，又俏問：「鈴子請你喝什麼？」

「蘇梅湯。」

這甌股紫滷紅，酸甜有味，年年醃製，越陳越好。還靠每日的冰，大塊冰磚，放在鋁製的厚厚冰櫃上層，後頭有瀝水的暗格，足以支應暑月所需。

珠寶婆握著朱明雙手，看她腕底玉環，又看她頰上脂粉白膩，朱唇如花，收拾的很貴氣，連連點頭：「氣色越來越好了。」

見過禮，兩人正待細談，一雪白毛團突然蹬上八仙椅，原來是家中的愛寵，一頭很神氣的獅子貓，珠寶婆熟知此貓，便將袖底那掛滿玉環、保養得當的手遞過去，獅子貓莊嚴地嗅聞幾下，認定此人並無威脅，便安心臥下，任珠寶婆輕撫。

一般珠寶婆來，都是全家女眷出動，單請朱明，那除非是三懷替她買私房東西才有的事。平日就是有體己話要講，也是乘會散人闌，不太顯眼時說兩句，珠寶婆原是朱明養母的乾親家，素來若無這層關係，朱明難免也嫁不入李家。

剛剛看阿竹嫂帶著來人晾在前院裏，加上無意中在廂房聽見的三言兩語，朱明早已心中有數，正待問個仔細，誰知竹嫂心急，把珠寶婆的交代全忘了，那對男女還老實地攜著孩子在稻埕上等著，阿竹嫂卻沒等人喊，就擅自進了偏廳，朱明跟珠寶婆還未細談，就見到竹嫂喘吁吁奔來，哇啦哇啦，迫不及待把喉嚨裡的話全倒出來。

「明太太，妳剛剛也看見了，那全家伙人就是我阿嫂那邊的親戚，厝內失火，連稅穀都燒掉，把大女兒賣了，還欠五百圓籌不出來，現在要送這個小的。」

朱明心裏划了下算盤，還是笑文文地問：「五百？」

阿竹嫂拉開嗓子，不知是不是有意喊給外頭人聽著：「真給五百就過分了，幫伊飼一個，少一張嘴吃飯，也是做善事。能給妳做女兒，賞多少都是倒賺。」

珠寶婆笑吟吟在旁撫著安順那頭雪獅子貓，一聲不作，心裡嫌阿竹不該娶來這查某人，沒見過大世面，幾歲年紀了，不知自重，莫怪進不了內堂。

朱明聽著只是頓頭，心忖這樣一來一往，珠寶婆、阿竹孀也都要索費打點，孩子的身價還很難講下來，再說她也不喜這竹嫂喊價的嘴臉，難看。便只推說要等素卿與賬房先生來商量，又笑說等這許久，大姆還請不出，一邊作勢甩起袖子——她這夾袍的袖子上頭窄，下頭刻意做得寬寬的，更顯得女人的胳膊肌理之美。

「我來去搯大姆出來。」

誰知屋裡突地冒出一句：「妳才搯不動我！」

只見素卿半說半笑，已經從裡間與賬房先生一起轉出來，鈴子跟在兩人身後握嘴忍笑，珠寶婆也湊趣，大家笑了一場。

賬房先生是家裡幾個男孩的啓蒙師，午後應該在書房教子弟攻書，素卿既然特地去書房請他出來，想必已由鈴子說明清楚。

大姆穿家常圓領交織衫，結一條裙，裙下又繫著褲管。腳是半大腳，纏過才放掉的，穿著套鞋。梳很高的髻。

「人在哪裡？已經看定了嗎？」

朱明含笑不動，只以下巴向外輕點。大姆隔著窗，迎向外頭一方陽光、努力往外觀看一陣。「看來應該沒生什麼病。可有把衫褲脫下來好好查一查？頭髮裡有否蝨母？手腳也要看仔細。」

阿竹嬸趕緊又向素卿報告，全部查過，沒有問題，說一切都由伊扛起，既然是大嫂那邊的親戚，願意現做保人。又說了一遍伊父母是辛苦人，做佃農的連房帶倉都燒了，稅穀繳不出等等。素卿聽著只是點頭，轉眼去看珠寶婆，珠寶婆含笑補上：「聽阿竹嫂說起，我昨晚就坐三輪車趕去相看，十分人才，應對有板，若無把握，也不會往這裡帶。」

「既然看了喜歡，不如把書類寫一寫。請兩位代我做主人，先帶倆夫妻到後屋吃飯，按理是要提幾斤米去接孩子的。清芬，去把我屋裡裁衣服的軟尺拿來，先給孩子量量身。」

鈴子、清芬正忙著在偏廳鋪排桌案讓管家寫契紙的時候，朱明跟素卿把黃曆找出來看了，說今天就是不錯的日子，朱明欣喜：「今日簽契約、進人口都是上等。」

大姆一笑，卻說：「慢且，三懷也在家，叫他看看孩子再決定。」

朱明以知恩的眼神往素卿臉上看了看，素卿當家多年，心思比她更細。

三懷在楊桃樹下執琴而坐，楊桃熟了放出極芳香的酸甜氣味，櫻紅色的細花穗還在開，三懷雪白的新布衫漿到硬挺，上兩扣脫開，露出壯實胸膛，坐在棚腳，正和一個斯文人開講，卻見竹嫂踩著木屐，拖著一個面生的女孩過來。

女孩一路相抵，直想抽回被捏痛的手，竹嫂扯得不耐煩，待到三懷跟前，陡然撒開手，女孩反被她甩得頭低低往前撞來，險是沒有跌倒，她臉上拍過粉，一道道劃著汗痕。

三懷咬煙皺眉：「怎麼不給她牽好？」

「恭喜府上添人口，這是明太太看中的查某囡。」

打量起來，女孩臉龐消瘦，想必營養不良，細瘦的身子在寬大的衣衫裡顯得弱不禁風，不過眼睫烏黑，髮絲洗得清爽，顯得乖巧。

三懷輕聲問：「哪裡來的？」

女孩沒回答，嘴縫牢牢。

竹嬸哇啦回話：「北港人。伊厝裡人還在外頭等。」

三懷點點頭，示意讓女孩站上前來。

阿竹從後頭暗推女孩一把：「叫阿爸。」

小歸小，已知擔驚受怕，開口便喊：「阿爸。」

三懷笑了笑，原本瘦削棕黑的面龐笑開後，也顯出些許憐愛。三懷與玉美育有一男一女，分別為十二歲與十歲，除了在家開蒙學漢字外，也在公學校唸書，作家長已頗有資歷。

「大嫂看過了嗎？」

「看過了，外頭的先生趕著寫文書。三少爺若是合意，今天就簽字落印。」

「那好。趁沈先生在這裡，連名字一起改好。」三懷轉向身邊那斯文人：「你看給她起個什麼名字才好。」

看著女孩刀裁似的嘴角、龍眼核般的黑眼睛，沈惟心裡已有把握，想了一想，只問：「姓什麼？幾歲了？」

竹嬸接嘴：「十歲、姓丁。」

本姓丁，名存，由珠寶婆、阿竹嬸作保，親生父母簽下賣身契，改成明太太朱明的養女，現改做一個菱字。接著被帶去見三懷的正房妻子玉美，磕頭叫阿娘。然後正式給大姆素卿磕頭，老太太過了午飯就休息了，改日見禮。二叔攜二嬸在彰化開診所，都不在家，這日是公學校的休課日，三房加起來幾個大小孩子都在書房溫書習字，因此也沒特地見過。

姓丁的夫婦飯後便拿了契書、身價、路費，隨後由車夫送去車頭，阿竹嫂、珠寶婆另有謝儀。

偏房收養女，三懷也是一句話而已，朱明說以後為了方便照顧，打算要把朱菱帶回彰化學戲，現在暫時讓鈴子教她李家上下的規矩，三懷也沒禁止。早先他勸朱明在香芸閣裡收一個女孩來當養女，朱明不肯，倒是收了養女還送去學戲，奇不奇怪？

「一點都不奇怪。自己的孩子我高興怎麼帶，就怎麼帶。跟我帶班一樣。」

「無如與妳帶班一樣。亂七八糟。」三懷跟她說笑。

朱明早先跟三懷相約，嫁入李家就不再登台，但戲班仍是歸她，她名義上作著香芸閣戲班老闆（三懷在彰化清風園裏常常當著底下人的面喊她明老闆，在大厝裡自然不敢），香芸閣實際上是交給養母之子朱祿在打理，但老闆的面子還在。

朱明敬三懷是戲台大金主，低眉淺笑，拿帕子抹去水漬，先遞上手中的茶盅，才補了一句，「包種茶。」

三懷接了，喝兩口就擱回茶盤上，茶湯儼儼，白煙微微，朱明沏茶用的一個

炭爐在窗下，咕嘟著一吊熱水，桌上一盤切花還浸在水裡，玻璃鏡底的切花盤反映周全，雙倍佳麗。

「你還在跟那個日本太太學插花？」

「知惠也學啊，每次都約我。」

三懷起身從花盤底撿一枝紅花，給朱明簪在髮髻上。

「你給我弄成村姑。」

三懷壓低聲：「我就愛村姑，妳還不清楚？」

朱明的房過了黃昏就黯杳如夜，兼之易被來往之人打擾，但每次回大厝小住，三懷特別愛偷空往她房裡鑽，避不開一家上下主僕的窺探。

雖說李母養病，李父經商，三懷還有守寡持家的大嫂、開業醫的二哥與內地留學過的女學生二嫂，甚至還有明媒正娶的正妻，可是從來沒人說三懷任性，總歸只怪朱明有心機、攀高枝，又或怪玉美賢惠過頭。

朱明倒很知道三懷骨子裡總有根背逆的筋在作怪，畢竟朱明自己就是三懷那條逆筋作怪的結果，六歲由生母送給亂彈班，八歲上台，搬戲十五年才與三懷相識。朱明心裡很明白，兩人的姻緣也是三懷的叛逆與挑釁才作成，若因此猶疑不安，便不是朱明的作風，她有時三言兩語將三懷勸走便能相安無事，勸不走，她找個藉口走去大姆房裡說話，或給那群孩子講講故事也過去了。

三懷摸上朱明的膝頭：「這也是日本太太教的？」

朱明吃吃笑，雙手還在茶盤上換杯，然而兩膝相抵，將三懷的手輕輕夾著。

「我還會吃掉你？」

朱明不答，卻在三懷耳邊噓口氣。

天熱，三懷禁不起朱明撩動，更探入她懷中摸索。

朱明手上的杯盞隨著身體的震顫難以歸位，她皺眉放下手底瓷器，抱住三懷的背，下巴點在三懷的短髮上，男人的髮油味很濃，朱明的身體起了個大大的呵欠，鬆開了，有些氣泡往上直冒，多虧了這麼折騰一番，身體才有辦法吸上一口氣。三懷心急起來，直想脫她長衫。

「哎。等一下。」朱明將他按在竹榻邊上，自己卻走出屋子，到廊下喊人。

三懷躺倒在竹榻上，聽見朱明叫來鈴子吩咐著什麼，朱明才回房掩門，三懷就熄了燈，朱明腳下一絆，已被三懷拉上床去。

三懷走後，朱明點了台灣檀香，自己在榻上倚著空心竹枕，拿扇子徐徐搨開煙霧，心裡那點後悔也被驅散了。身上彷彿熱熨過、又舒開，豐盈的散髮全窩在頸邊，輾轉時耳裡聽得髮絲沙沙作響，如細雨紛紛，屋裡全暗，香盤上僅有一星微亮，朱明朦朧中闔上雙眼，自覺肩胛化作山稜起伏，小腹如沃土，雙膝沒入河湖。

夜飯後、安順跟幾個孩子在老太太屋裡揀出一沓唱盤，吵著要聽，老太又一時想起三懷投資劇院之事，命阿訓回屋去找三懷過來，安順微一留心，先同阿訓去灶下取一簍柿餅，又吩咐阿訓捧回老太太屋裡分食。

安順自己先到三房的小院找玉美說話。

三懷回玉美房裡時，只見安順正在看玉美踏針車，三懷老實喊了安順一聲：「大姊。」

瞥見三懷返來，安順只說：「阿母等你講話。」

「講什麼話？」

「你金助員林座，至今沒給阿母說明，緊緊去，阿母已經等你一停仔。」

三懷笑一笑，也不再多問，轉頭便走。

安順看他腳高腳低離開的身影，自己又在玉美腳邊竹凳坐下。

「妳呀好本事，尪婿開多少錢出去，妳知情有報。」

玉美好笑起來，反問：「他在外開錢，我哪會知道？」

「員林座放的電影片不知是什麼？若能再去一趟就好哩，作眠夢共款。」

安順嘆息中滿是嚮往，遠志曾帶她去看過幾次電影，當時還承諾下年返家再去看，不成款，即使有素卿同行也不成款，遠志走後，她再也不敢想電影。這幾年心情豁達了，卻是老母越來越離不開她，所以看不得。

老母對扮戲的大有偏見，連帶也討厭電影，最愛說些閩女「看戲看到大肚」的怪事來嚇唬人，小說啦、歌仔冊等等男女故事更是得杜絕門外。

「聽說大官也愛看電影。」玉美突然想起，在海外做生意的大官，她還只見過兩次，凡事都是聽說的。

「外國人發明的東西，老爺都愛，不管什麼新物件都敢買回來。」安順笑起來，自以為找到答案：「對了！有老爺靠勢，老三自然敢大腳大手投錢。」

玉美搖頭：「難說，那個人就是大腳大手。」

三懷在家，誰都特別縱容他，要不，哪會連搬戲的都讓他娶回家，起先李老太聽珠寶婆言語含糊帶過，想來只是個收個丫頭，收房前夜才知竟是亂彈班的小生，且早已與三懷同居在外，一時厥倒，躺了兩天，稍見回轉時，朱明已入門矣。

雖說開宗祠祭拜時只能躲在最後排，跪下磕頭。然而朱明在大厝多卑微，跟了三懷到外頭就有多風光，聽說三懷帶朱明到外頭宴客時，儼然是貴太太的風度，尤其跟親友們比較起來，一般都是女眷由正頭太太出門拜客，只有三懷讓朱明出門應酬，連玉美的兄長也沒說他不是。

安順偷偷嘆息一聲，仰頭看伏在針車上操作的玉美，胖胖戴眼鏡的臉龐，仍似不解世事的少女。

玉美在家爛靜，見生人當然無話可說，在家中都少言語。除了娘家人來還能

應對外，很怕生客。見見人、說兩句話就不錯了，回禮等小事也要素卿幫忙操心。鄭家住得不遠不近，家業還不錯，家裡製醬菜、醬油、豆豉。玉美的幾個兄弟姐妹都是老實人，只有一個二哥比較會動腦筋，用新的裝瓶技術，把醬油發賣到各處去，近年名氣也大了起來。

雖是富家小姐，玉美卻相當溫順，不知是否朱明的氣焰使然，玉美的存在一年年的消蝕下去，隨著朱明入門的時間越來越長，三太太的影子也越發淡薄，只是一味地在屋裡照料孩子，不止自家的一男一女，連大房二房的幾個男孩女孩都是玉美帶得多，二哥仲恢的太太知惠曾經隨父親在北京入學，堪稱是見過大世面的女子，因此摩登又時髦的知惠，一心管住丈夫，怕仲恢也學著三懷娶小，生了孩子後，也不肯把小孩帶在身邊，就摺在大厝。

玉美妝奩豐足，娶親時號稱是念過彰女高的才女，婚後甘於在家照管幾個孩子，然而老太也沒少嫌過她，說她：「打罵不出一聲，叫人心寒！」

世事就這麼奇怪呢！從古至今，養兒子的，都沒找到好媳婦。

三懷還沒進老太太的屋，只聽得孩子們大聲唱著金毗羅船歌謠，一面打拳一邊跑出來。眼看李訓為首的幾個孩子從後頭一湧而出，陣陣笑聲以三懷為分流，散逸逃去。李老太正把唱盤取下，收進紙匣，三懷一進房就笑嘻嘻搭話。

「阿母，這幾塊唱片可是二兄自東京買來的？」

李老太不答，扳著臉：「來得這麼晚，我已經愛暈了。」

「我真糊塗！」三懷掙出袖子裡的那塊錶，作勢詫異，「這麼晚了，莫怪阿母愛暈，我去找大姐來陪阿母。」三懷急忙退出，李老太有點錯愕，不知怎麼轉圜這幕啞戲。

三懷心有僥倖，早在老母發脾氣前就消失得無影無蹤，還追上孩子們，一路嘻嘻哈哈返回小院。

小院裏針車聲響已停，玉美叨叨念道，「阿訓、絹子也該回來睡了。明日要上學。」這才剪斷線頭，順手針出了一個記號。

「我去幫你掠他們回來。」安順起身。

「不好。」玉美搖頭，「反正老太找三懷講話，就會把孩子遣回。」兩人說話間，兩個孩子卻與三懷一同回來了，三懷說阿母愛暈，安順也沒機會問三懷在員林戲院挹注了多少資金，急著轉回李老太房裡，見老太臉色不佳，也沒多話，安順就服侍她睡了。

「阿娘。」朱菱一早就被朱明打發到玉美屋裏，手裏抱著幾匹布，「阿母要我送這些過來，若有不足、萬請開口。」

「放桌上就好。」

玉美與丫頭正在替絹子穿公學校的制服，三懷跟阿訓坐在床沿講話。朱菱低頭行禮，便要走了，三懷揚聲吩咐著。

「阿菱、先去大灶下吃早頓。」

「我知。」朱菱沒頭沒腦應了一聲，其實不知道大灶在哪，只是慢慢退出小院。

「這孩子真是好模樣，又乖巧。」玉美替絹子結著鈕扣，「絹子也要跟阿菱姊一樣，要知禮。」

「唔。」絹子雖是乖乖站直，讓媽媽穿衣，卻仍是雙眼半張半閉，似乎根本沒留意剛剛阿菱來過。

三懷的女兒絹子，早已讀書認字了，每日起床後還要阿母跟丫頭金水一起動手，幫著穿衫著裙，否則她連小指也懶得動一動。

三懷笑她。

「絹子妳是隨阿母，懶如水牛。」

阿訓難得聽父親向母親說笑話，噗哧一笑。

玉美倒不慍不火，「水牛最勤勞的。」還護短起來，「這孩子是低血壓，因此每日起不了床。二哥說過的，天生低血壓的孩子，早上要慢慢起來。」

三懷笑笑，便不再鬥嘴，家裡排場大，耳報神多，一般夫妻間連話都沒什麼好說的，屋裡屋外都是人，孩子更小時，屋裡不免還有抱孩子的奶媽，三懷實在不喜歡。

這天絹子終於穿紮整齊，跟哥哥阿訓由金水丫頭領著、到大廚房去吃早飯。

三懷看兩個孩子出門了，便又臥回高腳眠床，合眼不動。

玉美也不去說他，這幾年三懷跟玉美彼此是看得淡淡的，相對無話也不尷尬。她自己已擦過臉、洗漱過，現在只費點時間梳一把頭，就算裝束已畢，家常穿一領直身豆沙色袍子。然後才攤開桌上的那幾匹布，一匹日本白棉布，一匹是印花的鳳梨布。一匹是百永（南京布），淡赭色。昨夜朱明特請玉美幫忙，要替阿菱裁衣，少不了的各色家常衣物最要緊，朱明與玉美難得有事商量，相當客氣，口口聲聲都是裁衣所需、儘管開口。想不到一早就趕著送來。

雖說玉美屋裡不缺布料，各房孩子的舊衣改過也還能再穿，但多了這幾匹布，籌劃起來寬綽，便動手翻查老曆，找屋裡必備的花樣本，玉美在唸書時還另學了洋裁，因此鄭家常年訂有內地的月刊，結婚時與針車當嫁妝一起送過來。老太太與女眷家常都穿衣裙，但孩子與男人多穿洋服。

玉美打算選個吉日就來裁新衣，女孩用的內衣、肚圍、以後必不可少的月經帶等等，也要讓孩子開始學著準備，此時不免想起自己的絹子。

玉美想著，養女兒便是這麼費心神啊！這跟想著阿訓時的操心不一樣，那一陣陣心酸的甘甜，只有女兒才能窩進心裏這塊邊角。

玉美一回神，卻見三懷盯著她在那微笑，不禁嗔怪道：「你不睡又不起，在那笑什麼？」

三懷忍著笑，正色道：「我在想妳這尊水牛神又無振無動，妳是睜眼睡去了？絹子就是隨妳，後日怎麼嫁人？嫁人，也要送兩個丫頭去伺候穿衣。」

其實三懷也滿欣賞玉美的溫馴慢調，剛剛看她那抱著裁衣花樣鄭重思量的模樣，便覺有趣。

但玉美思路被打斷，有些氣堵堵地：「你作你在那小七仔笑，做人老父，天光光還睏不醒。不如一頭水牛。」

玉美講話衝撞，三懷心裡一點小焰火便隨之淡去，他倒是笑文文，自己起身穿衣，伸手欲捏玉美的腮邊，被她趁早拍開。

「還不洗面洗牙？老太太差不多要起身了。」

「唔。洗面水呢？」

玉美無奈，只得親自動手給他取熱水。

大廚房平日裡開的早飯只分兩批，早起的傭人、車伕要吃，就在灶邊大木桌邊各自吃飯。各屋裡大小孩子要吃，大灶下吃的是乾飯小菜，稍晚等素卿上香佛事完畢，才安排老太太在旁邊的飯廳吃早飯，此時帳房先生跟管事的先生就差不多快來了，當日有什麼事也先趁機講完。

老太太吃得不多，早飯吃粥糜、小菜，家裡做的、買的漬瓜就有七八種。今日素卿、三懷、玉美、朱明、老太與安順同吃，桌上還有司機送小孩上學後順路從街上買回來的蜂巢糕、蒸糰等物，擺了一桌。

「三懷難得回來，今晚該出面請吳先生、幾個伙計吃一頓飯。」

三懷一怔，笑得尷尬，因是宮口子弟班這幾日有曲會才回來的，他跟一般玩曲藝的鄉里弟子一樣，招著親朋相聚，夜裡都約好了。

「今日無閑，我怕沒時間相陪，反倒失禮。」

李老太面色一沉。

「有啥無閑？」

三懷一時無話搪塞，素卿只得替他解圍：「今晚就請是否淡薄性急？後日等仲恢也回來，到時兩兄弟一同請吳先生、請店裡大小管事先生吃飯，豈不鬧熱？」

老太太臉色不佳，冷冷問：「後日是哪一日？」

素卿默然，一時滿桌無話。

三懷只好打了個笑臉：「阿母，二兄做醫生真正無閑，我又未曉事理。若是吳先生、大小管事先生問起我經濟生理各項問題，我去問誰？阿母你不免要替我補習，補起來以後我才有自信出面去交陪。」

「補什麼補？明日欲嫁、今日縛腳！你三少爺出面請客，只是一份心意，予

人尊重，你平日不在家，經濟大事就算了，做人頭家的體貼要拿出來。」

三懷暗裏吃了一驚，老母這火氣來得離經古怪。

「阿母教訓無錯。我連鞭敲電話跟上滿樓訂一檯酒，暗時六點請人入席。」

李老太冷冷唔了一聲，不置可否：「我也知道你無心厝內生理，可惜你做囡仔時陣讀書精神機靈，這就叫小時了了。」

老太太嘴裡說著，眼睛水若有似無，在碗筷杯盤間瞥著朱明，玉美聽著大家教訓兒子，做媳婦的心裏更驚，臉上熱辣起來，自覺根根髮絲都要轉白了去，如木頭人垂下頭，彷彿不聽不聞、面目也沒了五官，嘴裡咬嚼如牛，終是嚥不下去。至此，連三懷都只有低頭扒飯的膽子，素卿則是面色冰寒，大家病後越難奉待，大官經商不歸，仲恢、三懷兩兄弟倒各自攜妻帶妾避難去了，如今老小都丟給自己一個寡婦擔，可哀。

朱明卻當自己在戲台邊站旗軍，舉止從容，該吃便吃、該喝便喝，一絲感情也沒放進去，李老太見朱明無動於衷，恨嘆在心，真是家門不幸，戲台上都站過的女人，自是無恥。

「淨安寺師傅講過，飯後散步吃百二，阿母，來。」安順輕手慢腳，將老太扶起，「咱去後園走走。」各人原本早就想散的，只不敢率先離座，安順將老太請走，三懷、玉美與朱明三兩下便去淨了，清芬、鈴子、金水等人默然圍上來替素卿收拾殘局。

三懷吃了阿母一場排頭，臉色特別難看，他也沒進玉美屋裡，就在小院外四處踱步，取出一盒玉美沒見過的菸，擦開洋火吸著。

玉美手轉腳踏，在踩針車，孩子的衣裳小，拐彎抹角，才上了幾針就要轉向重踩，那篤篤的苦聲，將心事落實了，又踩上兩腳。

三懷與玉美除家事外無什麼話可講，便說，今年先將就著，過完年擇期再帶朱菱到彰化。

玉美知道三懷在彰化住處費了很多錢，但她從沒進過那個宅子，造屋起初，玉美就跟三懷起嫌隙，也不盡是直覺，造屋之前的春天，女校的友人寫信到娘家給她，隱約提起兄弟受邀飲宴，見到三懷身邊有個女人，傳說是亂彈戲班的小旦。那幾年玉美為了看護母病，也常帶孩子住娘家。後兩年朱明與三懷在彰化實行同居，玉美隱約知曉，即使她前往彰化走親會友，也數次過門不入。

「阿菱看起來有福氣。以後會替你跟阿明招囡仔。」

「伊沒這個意思。」三懷聽著很不快，他自小不愛讀書，沒有兄長們的學問，但篤信文明科學，又可說是有點「個人主義」，特別憎恨守舊思想，他踢著幾個花盆，從小院向裡頭高聲喊：「阿母面前妳不可亂講。」

玉美有種劈面遭到呵斥的受傷感，卻吞聲無語，朱明買阿菱，對玉美來說，就表示她想要替三懷生育，這對玉美來正當不過，既然三懷納妾，又為何反應如

此？玉美忍淚，假作俯身查看針車，便只有對自己解釋，生子是女人家的心思，男人看不出，然後又自找安慰，三懷這火氣也許是說明他不肯跟朱明留有子嗣，讓朱明的地位永遠低於正房。

早飯過後，老太太回房氣苦半日，埋怨手臂發麻，安順先抹點清涼油替老太太推肩背順氣，推了半天，看老太太氣得不輕，便出來找大嫂要一碗葛根湯。

「還不是這位。」安順向素卿伸了三個指頭。

素卿短嘆一聲。

「其實，這位無法無天也不會有事，若不是伊也不會這樣。」說到伊，素卿微伸小指，安順意會，無奈一笑。

老爺滯留在外，老太鎮日就期盼兩個兒子回家，仲恢夫妻極少返回老家，三懷跟朱明形影不離，回大厝拜拜，偏又攜朱明回來，老太心裏的歡喜便大大打了折扣，但老太太自然不肯承認是為朱明惹氣。

「序大人對伊連話都不肯講，只做沒看見。」

李老太這是免得自己失了身份，結果刁難了兒子，也沒能令朱明失寵。

素卿在小灶上攪煮葛根湯，待汁水一滾便離火，手裡竹片不停歇地畫圈攪動，小瓦罐裡頭的湯汁逐漸增稠，最後加上紅糖便可奉給老人食用。

李老太吃了一碗葛根湯，心裡有了計較。

「昨日三懷買的查某子。帶來給我看看。」

朱菱兩手濕漉漉的來了，鈴子說是方才在大灶下幫忙拔雞毛，玲子說著，擰著朱菱的瘦肩擺佈她：「已經認著三少爺做阿爸，拜見老太太就應該跪落來叩頭。」

於是這孩子就撲通一聲跪下來磕頭再爬起來。

安順取出一封紅包讓孩子拿著：「來，乖乖子，這封給你，有孝、會大漢。」

李老太臉色不定，未置可否就讓朱菱出去了，朱菱鞠躬要走時，鈴子還低聲吩咐她直接回灶下。

安順聽著，臉色便有點壞，等朱菱一走，沉聲道：「好歹也是三懷的養女，怎麼就讓她做這些？」

鈴子曬黑的俏臉上，先發紅又轉白，推道：「都是明太太吩咐，厝內各處都要阿菱幫忙，怕她散鄉人家出來的，在厝裡不知禮，其實——」

鈴子又湊近兩步，才低聲道：「不要看伊還是細漢囡、灶下事本來就會曉，不知是窮到什麼地步。我問伊，伊說是，阿娘身體無好。總之，事情會做，講話很少，現在看起來還沒什麼大錯。」鈴子細聲對安順報告，說話時只敢偷偷瞥著李老太，不知道自己是否觸犯了老太。

安順看李老太沈吟無語，就叫孩子回去了。

朱明買女兒究竟是為了什麼，光看朱菱的模樣也看不出所以然，若是要買人

去搬歌仔戲，萬不該在大厝這裡收人。莫非是想與阿訓結親？

思路走到這裡就有些滯澀，都是因為想起安順與遠志，若當初把安順跟遠志送作堆，是否可免此後無盡的煩惱？李老太懲罰性地自己將耳垂上的金頂針使力按了兩下，這是活血的穴道，也是她重整思緒的辦法。

雖有心想與珠寶婆打探，但自從朱明在珠寶婆的力保下進門後，李老太就不大樂意見珠寶婆，怎麼開口探聽？

李老太病後難耐走動，原本能說兩句話的友伴自然無法來往。珠寶婆又早已生分，全都要怪在朱明頭上。

心裡雖不爽快，但老太見朱菱穿著僕庸的漆黑長衫，襯著細條條的身板，還有那雙水淋淋的小手，怎麼看怎麼可憐，倒比琴子、千代這兩個還順眼，聽話，眼睛有神，還比素卿領來的粗黑小胖子阿博可愛。

李老太閨名滿蟬，父親陳廣祥是地方上有名的富戶，陳氏滿蟬陪嫁豐厚，夫家不敢小看，自十七歲出嫁以來，頭一個女兒沒養下來、大兒子遠志多年前在日本得病死去，堪稱生平憾事之外，從丈夫到已過世的大家、到平輩同姒姑嫂，上下家人，從沒給她受過氣，從發現三懷與朱明在外同居，最後正式入門以來，滿蟬便沒一日安寧，原本的福氣雖不至於全都化作怨氣，卻也差不多了。

安順看李老太對朱菱的事沒多言語，心忖是還肯接受，便自作主張，找出老太太愛聽的唱盤，放了滿屋東洋浪花節歌謠，自己則繼續在一塊緞子上刺繡，當初她只是為了看見花樣新奇，打算做些來消遣，到時愛送誰就送誰，不過見了朱菱，她就動了念頭要替她裁衣服，手上這塊平繡剛好可以拿來縫在領口上當做貼花。

重新被打發回廚房的朱菱，繞過不遠的柴棚，回到灶下，柴棚旁有個顯然是新砌的紅磚造的澡間、銀光外露閃閃發亮的白鐵水喉，新砌的紅磚灶卻空著、想必是夏日洗澡不燒水。

朱菱坐在白鐵盆邊拔雞毛，燙過的死雞眼睛半睜半閉，雞冠鮮紅、身上的羽毛已脫去一半，露出底下瑩潤的雞皮，上頭都是疙疙瘩瘩的毛管，黑羽一簇簇地，必須用鑷子使勁拔，完整拔出後，羽毛根部是透明渾圓的管狀，羽毛則有斑斕多種顏色，尾羽上是藍黑色帶著焰光，身上則是棕色、腥紅色，朱菱細瘦曬黑的雙手不斷重複同樣單調的作業，額上汗水不時滴落，死透的闖雞漸漸脫去華美羽翼，成了一只通體腴白毫無性格的雞。

通往後院的門開著，看得見柴棚頂也蹲著幾隻錦紋雞，棚頂迎著風，一時鼓起、一時伏下，那些雞還跟著上下搖曳，不為所動，此時雞倒不像家禽，只是曠野裡度日的鳥。